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六十七回 為虎俛孔方作祟 傷人命祝融肆威

燕貴發付了阿憨，即忙將保險收條連同回單簿親自送往藥房，交鳴乾過目。鳴乾藏好收條，命燕貴仍將回單簿帶回去，自己把阿榮喚到他的小賬房內，閉上門，指指椅子，教阿榮坐下。阿榮見經理先生今天對他非常客氣，心知必有緣故，落得老實不客氣，在靠椅上坐下，豎起耳朵，專誠聽他吩咐。鳴乾未曾開口，先露笑容，叫聲阿榮，你可記得從前我們製造一百箱大土那段事麼？阿榮說：「怎麼不記是，後來錢老闆還賞了我一百塊洋錢呢。」鳴乾笑道：「對了。難為你倒還未忘記，可見為人在世，恩惠傳佈在外，常令人刻刻在心的。不過你可曉得那回的一段事，錢老闆勞動了你們，自然不能不給你們些茶酒錢兒。講到他自己，也不過借此調頭，活動活動銀子，其實他卻一點兒未得好處，暗中還貼卻數千銀子費用，這個大約你們不曉得了。」阿榮說：「果然我們不知內中細底。」鳴乾道：「這也難怪你們。」錢老闆為人心地十分仁慈，他常顧著伙計們舒舒齊齊，若有難關，他情願自己擔當，別說你們了就是我，他有些為難之處，也不同我商量，因恐我們曉得了，要替他擔憂的緣故。你想這種東家，看待伙計們如此厚道，不可謂非我們前世修來的福氣呢！」阿榮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鳴乾笑了一笑，開抽屜取出一支雪茄煙，問阿榮可要吃煙？阿榮說：「我有紙煙。」鳴乾不同他客氣，自己劃火燃著煙，將洋火連匣交與阿榮，阿榮也燃一枝紙煙吸了，聽經理先生再講下文。鳴乾呼了幾口煙，皺著眉頭說：「你可知我們那一回幫他這樁忙，現在倒反害了他咧。」

阿榮驚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鳴乾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我起初也沒知道，還是新近看見了，細細理會出來，才知老闆對於我們著實心地仁厚，有許多地方，他情願費了精神，吃虧銀子，一大半還為成全我們。即如那一番，我們替他將一百箱假土造成了，寄存外棧，但別人的棧房，由不得我們自己做主，設或有人開箱看見了內中的物件，真相一露，雖說是錢老闆之貨，但一切都是你我原經手，查究起來，論罪名，我們還比錢老闆罪加一等。但我們自己門角裡痾屎，不圖天亮，東西做好，交出去就算完了，錢老闆酬我們的銀子也都用了，但他卻時時刻刻，把這件事掛在心上。一半雖為著自己，一半卻顧著我等，只恐朋友們為他受累。況且這些東西，放在外面，終是禍根，故而各處調頭子銀子，前來將這東西陸續提回去，秘密銷毀。你想從前做的時候，費了多少手腳，丟了多少銀錢，現在毀滅這個，又仍舊要費錢費手腳，豈不可惜。而且我等當初得過老闆酬勞的，眼看他白辛苦一頓，分毫不得利益，心中也十分抱歉呢。」阿榮道：「果然抱歉得很。」

鳴乾喝采道：「好阿榮，怪道錢老闆在你有病的時候，常對我說，阿榮這人，雖然是個出店，身上穿一件短衣裳，骨子倒比穿長衣裳的懂進退，有肝膽，遇著重要的事情，很靠托得住，兼之人也勤儉，現在多天沒出來，不知病勢如何了，須得著一個人去看看他方好。後來我被催不過，所以特地自己進城來望你的。這樣看來果然錢老闆大眼力。」阿榮聽經理先生贊他，更知老闆也很契重他，不由的心中大樂，嘻開口只是好笑，連香煙也呼不進了，順手丟在痰盂內，說：「請問杜先生，現在這一百箱東西，大約都毀盡了？」鳴乾道：「尚未。已毀了六十五箱，還剩三十五箱，在官銀行棧房內。」阿榮道：「想必眼前也就要銷毀的。」鳴乾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不過無緣無故的毀了，著實有些可惜，最好尋一個用場出來方妙。」阿榮道：「那有什麼用處？若冒棄真的，將原箱賣給土棧中，只怕被他們當場察破，看來是一定混不進的。」鳴乾笑道：「虧你想得好法兒，常言真人面前說假話，你倒想在內行面前說假貨了。」阿榮也笑道：「我的肚皮，也只有這種主意呢。」

鳴乾大笑，笑過一陣，又說：「現在錢老闆外間虧空很大，只恐非有三十萬銀子彌補不了。」阿榮聽說，吐出舌頭說：「哪有這許多虧空？」鳴乾道：「怎說沒有！各人有各人的出路，他往外做生意辦善舉，家內的開消又這般大，自然要虧空多了，不比你我，少人家百十塊錢，就急得屎屁直流。他現在拖著這般大的虧空，外貌仍十分寫意，別人一點兒都看不出他的神色，其實暗下也未嘗不心中著急呢。」阿榮點點頭說：「人心本來一樣的。」鳴乾道：「就是講這句話，我們食君之祿，必須要忠君之事。現在老闆這般為難，我等極該為他設法才好。」起榮聽說，微微笑了一笑，口內不言，心中暗相：你倒說得好聽，起初百十塊錢虧欠，就急得屎屁直流。現在三十五萬銀子，也要設法，這不是前言不對後語麼？鳴乾看他一笑，已知他的意思了，說：「我所言設法，並不是設法銀子，為因幫他想想法兒。常言三個臭皮匠，合成一個諸葛亮。人多了，主意自然也能多些，你道是不是？」

阿榮點頭稱是。鳴乾說：「適才你講的，將所剩幾箱土，充真的賣出去，雖然是句戲言，其實也是一法，不過不能賣給內行人，必須賣給外行人，而且賣給他之後，也不許他開箱驗看，還一定要他買了去，真假都沒一句話說。」阿榮聽罷笑道：「這不是杜先生打哈哈了嗎，天下哪有這等買主。」鳴乾正色道：「何嘗沒有，可惜你沒想到罷了。附耳過來，我告訴你。」阿榮依言，鳴乾附耳對他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了一遍，阿榮拍手稱妙。鳴乾道：「要乾這種事，最難的，便是一個動手之人。」阿榮說：「果然動手的最難。」鳴乾道：「我看這樁事還是你來，一則製造時你是原經手，古話解鈴還是繫鈴人，理應由你銷毀。二則老闆很看重你，你也受過他的恩惠，他有為難，你理當替他出力。三則你是個極聰明的人，善於隨機應變，這種事決非呆漢幹得下的。英雄出於亂世，你正可借此顯點手段，也不枉錢老闆倚重一常」

阿榮正同經理和著調，講得有趣，不防鳴乾忽然要他動手放火，頓時嚇得聲也不敢做，覺得答應了固然不好，不答應也有不好，連額角上的汗，也急出來了。鳴乾看了他面色，已知他的心事，對他笑笑說：「阿榮，你是明白人，也不消我說得。錢老闆的慷慨，你素來知道。從前你替他乾了一件沒有利益之事，他還送一百元酬勞。這回若幫他辦妥這樁事。他自己一旦遂心樂意，你便是他的大功臣，至少也該有一千二千的酬報。照他往常出手而論，只恐還不止此數呢。」

阿榮聽到此言，不覺恍然大悟，曉得這不是杜先生報答老闆的恩惠，幫著他想法兒，分明是錢老闆自己的意思，要我動手，恐我不肯答應，誤他們的大事，故意令杜先生遠兜遠轉講話，套我的口氣。哈哈，既然是老闆的意思，想必酬勞也一定不少。杜先生已脫口一千二千，事成之後，論不定有此數目，倒可發他一票大財。怪道貓爹爹前夜向我托夢，說我要發財了。我昨兒打花會未著，以為妖夢難憑，照此看來，此夢並不應在花會上，卻應在今兒這個機會上。貓爹爹大有靈驗，我也不可以不答應他。當下對鳴乾說：「杜先生，你吩咐我做什麼，我那有不肯答應之理。不過此貨堆在官銀行棧房，若往官銀行去放火，豈不太險。」

鳴乾道：「那個放心，你若肯答應我乾這件事，我自能設法，令你處處腳踏實地，一點兒不冒險，也決無這個呆子，讓你到官銀行去放火的。」阿榮道：「既如此，我遵命就是。」鳴乾大喜道：「這樣你且到棧房中去，明兒我另派你往一處所在，到了那邊，你不可脫口說一向在此間做出店的，必須裝做初上生意模樣，那邊有人同你講話，你也不妨同他們攀談，倘若問起別的話，你只推不曉得，切不可露出自己底細，這是要緊的話，今兒我叮囑過你，明兒不多說了。」阿榮答應著出來，心想他葫蘆裡不知又打算賣什麼靈丹妙藥？我且不必管他，橫豎我們譬如是一部機器，由他開到那裡便了。到第二天，鳴乾又喚阿榮進內，叫他快快車了鋪蓋，在寶善街某處等我，我馬上就要到那邊去了。阿榮果然像機器一般，當時就揹著他的行李鋪蓋出來。藥房中一班人見了，爭問他何往？阿榮假說：「歇生意了。」

店中人聽說，都覺詫異，眼見他跳上黃包車而去，說話不像是假，彼此紛紛議論，都說他來得突兀，去得也奇怪。那吃鈍頭的賬房先生，此時方揚眉吐氣說：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我們眾人都同阿榮反對，莫說經理，就是老闆自己，也決不能強違民意，硬留這一個出店。此番他歇生意，呈者就為我那一天出頭，在經理面前說了幾句閒話，現在老闆知道了，曉得我們都與他意見不合，留著恐人心離叛，所以到底把他的生意歇了的呢。」

眾人聽說，都各暗地笑他，那人更欲有言，恰值鳴乾出來，把一眾伙計嚇散，包藥的包藥，貼仿單的貼仿單，各乾各事，沒一個耳朵有空再聽談論。這人的半句話，也只好縮回肚中，不發表了。鳴乾走到外面，並不坐自己包車，也僱一部黃包車坐到寶善街，果見阿榮在那裡老等他，一肩鋪蓋放在地下。鳴乾下車，命阿榮揹著行李，隨他到鄔燕記土棧內，放下鋪蓋，引他見過燕貴，

說：「這位是鄔老闆，這個是我新用進來管棧房的出店，名喚阿榮，你也可以隨時差遣。」燕貴道聲好。鳴乾道：「他住宿的地方，就教他睡在棧房內罷。」燕貴說：「也可使得。棧房內前已命人收拾乾淨了，很可以擱鋪，我教他們出一副鋪板給他就是。」隨喚阿榮進來，吩咐找一副鋪板，給阿榮在棧房內搭鋪。阿榮說：「樓上空床鋪很多，為什麼不睡到我們樓上去？偏要擱在棧房內？」

燕貴喝道：「放屁！不用你多嘴，正經事情弄不清楚，閒事誰要你費什麼心？」阿榮氣鼓著嘴出來，陪阿榮到棧房中搭鋪去了。這邊鳴乾對燕貴說：「少則三天，多則五日，我那朋友就有貨送到這裡來了。他的意裡，暫時還要看風頭，不願意脫手，所以你在同行跟前，休得談起。」燕貴應道：「遵命。我的鄙見，也以為暫時捺著不賣的為妙，土價將來一定有漲無縮，若能藏他一年二年更好。」燕貴這句話，也是他一廂情願的意思。他想鳴乾如果聽了他的話，這片鄔燕記寶店，一二年的開銷便有著落，而且自己賺他三十塊錢一個月薪水，很可做做小貨生意，收收煙灰，挑挑膏子，房飯錢不費分文，豈不是天下營生第一麼！」鳴乾聞言，笑了一笑道：「此言果然不差，讓我同朋友商量商量便了。」話罷出來，另去勾當別事

。過了兩天，鳴乾差一名心腹出店，僱了幾部塌車，拿棧單到官銀行出貨，盡數送往寶善街鄔燕記土棧，當有阿榮接手，一箱箱堆在棧房裡面。土棧中人，見他是原箱，況由外棧轉來的，誰也疑得到內中變了花樣，彼此惟有暗下談論，說鄔燕記開張至今，從未有這許多貨進棧，現在新合了別的股東，居然也大出風頭了。因燕貴遵著鳴乾之教，在伙友面前，沒說穿店已盤出，只說拚了新股東，所以他們有此議論。還有鳴乾也十分忙碌。將全副保險單落了蓋印簿，送回富國公司，教他們將官銀行棧房，改為寶善街鄔燕記本棧。轉單換棧，本是保險公司常有之事。王先生收下保單，一查鄔燕記棧房，從前未有保險，不知房屋蓋造如何，因同默士商議說：「他們轉這個地方，可要前去看一看？倘是中國式的，每千還得加二兩五錢銀子保費。如其講交情的話，索興不去看，連保費也不必加了。」

默士一聽，曉得王先生要想好處，自己也頗欲看看，他們保這四十二萬險，究有些什麼東西？便道：「我想看可一定要去看看的，至於加費一層，你且不必批在保單上，讓我過去察看情形，再作道理便了。」王先生連說很好。當下默士按著地名，尋到鄔燕記土棧，恰值鳴乾在彼，弟兄相見，也不過點頭而已。默士問貨在何處？鳴乾指引他到棧房裡面一看，果有三十幾隻土箱，堆開一起，下用物件填著，防地下潮氣透入，箱箱有鉛絲繫縛，蓋著海關硬印，還有官銀行封條。因彼時如海曾在官銀行押款，伯宣恐有短缺，特別鄭重，自行加封一道。默士原未知當初他老兄曾幫著如海乾過這一段事體，見土箱如此裝釘，還有什麼破綻可尋，從前滿腹疑團，至此都冰消瓦解，以為他老兄一定向什麼土客人，兜來的保險交易，要賺他的七折九扣，所以教我們公司中獨家擔承的無疑了，看罷，與鳴乾回到賬房中坐定。

默士告訴他：「從前你保的官銀行是洋棧，所以每千隻十兩銀子保費。現在改了中國棧房，照章程須十二兩五錢銀子一千，還得補我們二兩五錢保險費。不過有一個通融辦法，很可便宜不少銀子。此事若是小弟一個人經手的話，那也不消說得，自然早給你改好的了，也不用你多花保費。不過你當初曾同王先生接洽此事，所以手續上還脫不了他。如若照章加費，每千兩五錢，四十二萬銀子。」說到這裡，取一把算盤撥了幾撥道，照碼一千零五十兩，仍打七折九扣，也須六百六十一兩五錢銀子，現在你若能拿出二三百塊洋錢，送給王先生，他便可替你含糊了事，改棧房不加保費，這裡間足可便宜到兩倍有餘呢。」

鳴乾聽了，搖搖頭說：「這都是客人的事，犯不著便宜他們，我很願意加補你們保險費，一則有了收條，我也可以交賬。二則此中的扣頭，也有數百兩銀子，何犯著輕輕放棄呢。」默士一聽，暗想好得很，你只貪自己賺扣頭，把客人的銀子悔氣，何異政府中人，貪著借款回扣，拚命借外債，把國民的脂膏悔氣呢。因道：「那也無妨，你何不仍照章程開客人的賬，多頭落得自己到腰，豈不比扣頭更多了。」鳴乾仍搖搖頭道：「那個，有關信用，我決定依照章程補給你們保費便了。」

默士見說他不動，也沒法可施。他本以為鳴乾聽有銀子便宜，一定肯答應他花些小費，他便可同王先生二一添作五均分。不期鳴乾恐轉棧房不照章程補費，日後出了事，保險公司便有所藉口，故此務必補足他銀子，免得後來再有周折。默士那知其意，十分失望而回。一路思想，我這位老兄，近來資格高了，連脾氣也改變咧。從前一錢似命，利益不論大小，有隙拚命鑽謀，此刻竟連幾百金也掉頭不顧，大是奇怪。到了寫字間，王先生盼望已久，問他前途怎麼說？默士沒精打采的回話道：「還有什麼可說，公事公辦，照章程補費就是了。」

王先生一聽，曉得好處不得到手，心中老大不願意，將許多保險單摔了一地，撿一張起來，推上打字架，鐵鐵卜卜一陣打，心中不舒服，打的字也有錯了，王先生用橡皮亂揩，揩得花花綠綠。默士在旁見了，說：「阿喲，你怎麼弄得這般髒。」王先生氣呼呼的答道：「橫豎豬頭三保的險，髒些何妨。」默士大笑。這回王先生一處不受用，處處不高興。從前做這許多保單，只半天工夫，這番不過改一改棧房名頭，卻改了三天之久，仍著出店的送往鄔燕記，燕貴慌忙轉送到鳴乾那裡。鳴乾早已預備下一張六百六十一兩五錢銀子的支票，仍命燕貴依前法掉換了支票送去，燕貴如法泡制，鳴乾得了收條，覺一切手續都已定當，只待擇期下手。如海也望眼欲穿，把鳴乾喚到家中，催他從速行事。鳴乾回他手續初完，不能出之太急，至多十天之內，必能如願以償。如海大喜，命他仔細而行。事成之後，重重謝你。鳴乾回去，睡了一夜，又生出一條主意，暗下叮囑阿榮，須要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阿榮依他的教導，每日鎖了棧房門，出去飲酒吸煙，每每到半夜三更回來，喝得酩酊大醉。到了棧房內，一個人還要打五關，唱京調，不肯安睡。店中只有燕貴吃煙的睡得最遲，聽他如此模樣，過來對他說：「阿榮司務，請你安靜些罷，這時候夜靜更深，人人都已睡了，你一個人鬧得他們六神不安，何苦呢？況且自來水煙夜點著，多用了火表，也要多算錢的。」

阿榮便說：「哦，原來你老闊捨不得自來火，這倒不打緊，我可以買洋蠟燭回來點的。」當夜他就跑出去，買了幾封洋蠟燭回來，點得各處都是火，口中仍舊酒醉胡鬧。燕貴無奈，只得待鳴乾來了告訴他，鳴乾聽說，大發雷霆，當時將阿榮喚來，痛罵一頓。還要歇他生意。卻是燕貴做好人，勸鳴乾息怒，阿榮以後須要改過自新，不准放肆。阿榮諾諾連聲。這夜果然未敢出去，一個人在棧房中，打了幾通五關，覺得厭煩，便閉了棧房門窗，出來到燕貴的常來的一間賬房內，立在榻床旁邊，看他吞雲吐霧。燕貴因他是鳴乾用來的人，不敢不對他客氣幾分，即忙起身讓坐。阿榮便坐在他對面。吸煙人本無貴賤，燕貴一個人吸悶煙，正覺乏味，得有人前來陪他，恰用得著，一面裝煙，一面就和阿榮攀談起來，先安慰他白天杜先生埋怨你的話，休得生氣，我本是無心一句言語，不意他性急似火，事後我倒十分懊悔，實在很對不住呢。阿榮笑說：「那有何妨，我本來自己知道自己的脾氣不好，吃了幾盅酒，什麼人都要得罪了。前幾天只恐尚有言語冒犯之處，還求鄔老闆恕罪呢。」

燕貴聽他講話有禮，連稱好說。自己手中本裝著煙筒，問阿榮可愛吸？阿榮說：「鄔老闆自己請用罷，我喜歡燒燒的。」燕貴道：「這樣我吸了一筒，讓你橫在這邊，燒煙順手。」當下嗽嗽一口氣吸完煙，起身讓阿榮過來橫下。阿榮也老實不客氣，挑他的煙，自燒自吸，口中不住贊他煙好。一邊打泡，一邊還放在鼻子旁邊聞聞，連稱好香。燕貴聽阿榮贊他煙好，益發得意，便同阿榮演講這煙的來歷道：「我這煙，雖有六成波斯紅土，二成川土，還有二成都是真正大土，煙灰也用頂上等的好灰，冷籠收膏，所以有這般的香味，吸下肚中，偏體爽快，不是內家，辨不出個中滋味。阿榮司務，我看你倒是很內行的呢！」阿榮笑道：「我不過歡喜這個，有時同朋友們香幾筒玩玩，哪能算什麼內行呢。」

二人談談說說，不知不覺，已挨了不少時候。阿榮打一個呵欠，伸伸懶腰，說：「連日多喝了酒，不想瞌睡，今兒清醒著，倒反要打盹了。」燕貴說：「時候也有十二點多鐘了，沒事早些睡罷。」阿榮起身，道一聲明朝會，自去安歇。燕貴卻重複橫倒身軀，吸過煙癮。還沒吸到半筒煙，見阿榮又慌慌張張跑了出來，氣喘吁吁說：「鄔老闆不好了，後面棧房內起火了。」燕貴還是後面有人家失火，丟下煙槍，打算問他離此有多少遠？不意猛一抬頭，見半間屋子都發了紅，才知火在自己家內，嚇得他魂飛魄散，牙齒兒打戰，連話也講不清楚，只顧顫聲說：「這這這這便怎麼處？」阿榮道：「我也不知道火自那裡來的，適才我過去開門，劃一根洋火，頓時滿屋子都是火了。」

燕貴此時方掙出一句話來說：「這是自來火管子洩氣，快喚巡捕。」阿榮道：「喚不得巡捕的，巡捕來了，不論燒不燒，都要抓進巡捕房去罰錢，還是我們自己救熄的為妙。」燕貴方寸已亂，還有什麼主見，聽阿榮這般說，自己也拖著煙槍，跑到賬房外面一看，見後進棧房門雖然閉著，那火舌都在門縫窗檻上下，時時吐露，濃煙密布，還帶爆裂聲音，可見火勢著實不校燕貴又欲出去喚巡捕，阿榮只同他打岔，說最妙自己施救。口中雖然這般說，手腳一動不動。燕貴拖著槍，已在發抖，還有什麼力量可以救人。幸得樓上睡的一班伙計們，被濃煙浸入，都自睡夢中驚醒，有些來不及穿衣的，赤著脖子，奔到樓下，大呼小叫。燕貴一見他們下來，不說別話，先指揮他們救火。於是眾人七手八腳，開自來水的開自來水，拎鉛桶的拎鉛桶。有幾個捧著茶壺也想救火，內中有一位聰明朋友說：「棧房門閉著，水潑不進去，須得開了這扇門才好。」

此言一出，便有一員勇將，是個出店的，奔上去開門，他沒想到門閉著，火都悶在裡面，開了門，外間有空氣透入，裡面的火燄，也要奪路而出，所以門一開，先是一股濃煙衝出，將此人雙眼蒙住，連口鼻兩處呼吸機關，也閉塞不通。正難受間，不意煙後面還有一道火燄，向門外直撲出來，正當那人立處，他上身本未穿衣，火燄所及，毛髮都焦。那人兩眼雖瞧不清，胸前頭面兩處熱辣辣的一下，怎不知道，啊啣一聲倒在地下。幸虧他急中有智，就地一滾，脫離險境。眾人急於救火，也不管此人曾否受傷。無奈那時火勢已熾，眾人赤手空拳，仗著一道家用的自來水管，打算救熄這場大火，真應了古語杯水車薪，何濟於事。眼見得火勢燎原，愈燒愈烈，說時遲，那時快。棧房門外面，本堆著許多樹柴木炭等物，霎時間都已燎著，漸漸燒過前進，又煙又熱。眾人站腳不住，紛紛逃出來。這時候要不報捕，也由不得他們做主。因屋頂冒穿，左右鄰舍都已聞警，帶有警笛的，拚命狂吹。裝德律風的也搖鈴通知救火會。所以不多時警捕紛集，救火車也風馳電掣而來，可惜已遲一步，鄔燕記早付一炬。左右隔壁，還有幾家土棧，也被波及。這場火共燒了七八間房屋，煙消火滅，已近天明。鳴乾也聞警趕到，對著燕貴只是跳腳，說：「你怎的如此不小心，把我的貨燒了，朋友面前教我如何交待？」

燕貴低頭無語，只顧歎氣。鳴乾再找阿榮，蹤跡不見。問燕貴阿榮哪裡去了？燕貴回說不知道。問別人，也沒一個見他在什麼時候走的。彼此估量他，一定怕被鳴乾責罰，或恐巡捕房要捉他去重辦，所以預先腳底下明白了。燕貴見阿榮不在旁邊，落得把過失推在他一人身上，說他酗酒誤事，熄了自來火，還點洋蠟燭，乃是他起的火，與我無乾。鳴乾聽了，便說既然如此，少停你們誰到巡捕房，須把阿榮這些事告知捕頭，必須將他拿到了重辦才好。燕貴句句聽從，此時忽然一班瞧熱鬧的，和鄔燕記一眾伙計們，都叫鬧起來。原來他們因鳴乾查問阿榮，自己也要點點人數，不意阿榮之外，還少一個阿慙。起初還以為跟阿榮一同跑了，忽聞救火的說，火場中有一個死屍，他們跟去一看，面目雖瞧不出，地位卻正在鄔燕記的為址上。還有一個人想起，昨夜他們聞警下樓的當兒，阿慙還鑽在被窩中，推他不醒，後來他們也急於逃生，沒人顧著他，一定是他燒在裡面的了。此信一傳，自然要叫鬧起來。鳴乾得知燒殺了人，未免暗下傷心。燕貴聽阿慙喪了性命，不覺淚如雨下，說：「這孩子還是我的親戚，父母雙亡，一家已無他人，自幼由我先姊將他撫養成人，我姊去世，我便將他帶在店中學業，他資質雖然魯鈍，生平尚無大過，不意死在此處，大約是前生夙孽了。」

鳴乾亦為歎息。這時巡捕房已有包打聽派到火場中，調查誰家起火，知是鄔燕記土棧，便要他們派個人同往巡捕房回話。這班伙計，有些一隻腳穿襪，一隻腳赤足。有幾個索興光著脖子。只燕貴一人，因夜間尚未安睡，倒還衣冠整齊，推來推去，只有他還可見官。燕貴有此膽怯，鳴乾拍他的胸說：「不妨事，無論如何，有我在，這裡一切情形，我都能替你照料，你盡放心去見捕頭。況失火乃阿榮之過，與你無乾。他現在跑了，你盡可告訴捕頭，請他捉了阿榮重辦的，不可忘記。」燕貴諾諾連聲，隨著包打聽去了。

鳴乾見鄔燕貴一班伙計，都垂頭喪氣，沒衣裳的，借了別人的大衣披在身上，長短不稱，很是可憐，便上前安慰他們道：「眾位昨兒這件事，都是阿榮不小心之過，累你們丟了行李鋪蓋，這些將來我決不教諸位吃虧。那行李鋪蓋，和隨常衣服的損失，都由我照認就是。」眾人聽了，頓時喜形於色。鳴乾又見一個出店模樣的人，燒得焦頭爛額，靠在坍塌牆頭旁邊，哼哼不已。問旁人，知道他因開棧房門救火灼傷的。鳴乾道：「可憐可憐！你這傷勢倒也不輕，一定要到醫院中看看，不然火毒攻了心，很危險的。該用多少醫藥之費，教他們都開我的賬便了。你們列位若有受傷，也可回去看看，藥錢日後令他們向我總算就是。」

眾人聽了，都覺鳴乾真不愧是個大慈善家，彼此同聲感謝。一會兒富國保險公司也得消息，先有兩個出店，派到火場中來照料一切。鳴乾曉得已到緊要關頭，不敢惜小費，就過去對他兩個點點頭道：「你二位可是保險公司派來的嗎？」二人答道：「正是。」鳴乾道：「大清早起，很難為你們。天氣又十分冷，大約二位還沒有過早點心呢。」說時，在腰間摸出一疊鈔票，檢了兩張五元的分給他們每人一張，說：「這個不成意思，給你二位買點心吃的。」二人見發，不明白這是什麼賞賜。然而有錢到手，誰不願意拿他這個，彼此不約而同的伸手接了，滿面孔堆著笑說：「這倒謝謝你先生咧。」鳴乾連稱好說：「少停你們吃中飯，再問我拿飯錢就是。」

二人聽吃中飯還有錢拿，可真樂了。暗想每一頓有五塊錢，就吃外國大菜也有餘了，日後還望他多燒幾次呢。不多時燕貴回轉，鳴乾問他巡捕房有甚話說？燕貴道：「並無話說，他問從何起火，我把阿榮不小心的話，都告訴他，並請他派包打聽捉阿榮重辦。但不知他住在哪裡，故而捕房不能派人去捉，不知杜先生可知道否？」鳴乾說：「他家住哪裡，待我問明白他的薦保再告訴你便了。」

二人說話時，聽保險公司出店的叫喚杜先生來了，鳴乾回轉頭，見是默士，來看火燒場，慌忙上前招呼了，指點他觀看。默士搖著道：「且慢！這回的數目大了，我們魏協理須要親自驗看，暫時倒不用急急的。」鳴乾聽文錦要親自驗看，嚇得面色改變，嘴唇了泛了白，張口結舌，半晌始說：「你們協理要親自驗看麼？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默士見了，暗笑他老刁今兒也露出痕跡咧。在先默士本疑惑鳴乾這回的保險路道不正，及至那天看貨之後，倒反沒有疑心了。及聞當真失了事，可又不能無疑於心。同時魏文錦得此消息，急得他尿屁直流，因這番破壞章程，獨家擔保，本是他一個人出的主意，偏偏無巧不巧，第一場火就燒這個，死圈套剛正鑽進，教他怎不急煞。別的不打緊，怕只怕股東責問起來，將何對答。設或公司不肯承認這四十二萬銀子，豈不要自己拿出來嗎？半夜中得了信，哪裡還睡得著。天還沒亮，已坐著馬車趕到火燒場來，心裡想若能夠天保佑，燒到藏土的地方，就此熄火，我明兒準備全豬全羊去謝火神菩薩。不意馬車將到火場，被巡捕攔住，不准過去。